

鼎沸沙鸣

从北京到台北的乡愁

常锡桢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常锡桢 著

鼎沸沙鸣

从北京到台北的乡愁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鼎沸沙鸣:从北京到台北的乡愁/常锡桢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 - 7 - 100 - 12539 - 0

I. ①鼎… II. ①常… III. ①常锡桢—回忆录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424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鼎沸沙鸣:从北京到台北的乡愁

常锡桢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539 - 0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4 1/2

定价:68.00 元

前言

最近翻阅两部时下名人回忆录，作者不是战功彪炳，便是身世显赫，生活经历多姿多彩。这些书所记载的事迹与个人的才、德、言、行，都堪为历史脚注或为他人鉴镜，他们当然有资格写回忆录。而我这样的一个小人物，犹如恒河之沙、过江之鲫。《金刚经》里有“微尘众”经句，说一沙、一尘都有一微世界；既有一世界，就该有可说的故事和真理。我亦犹如恒河之沙，虽毕生不堪回首，仍愿不揣浅陋试说前尘往事作一忠实回忆录，想给关心这一代苦难小人物实际生活者提供一个真实事例。给近代史学者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作为研究参考资料，也给后代子孙们留下家族历史和作为长远纪念。

这书名定为《鼎沸沙鸣》意义在此。

我于1997年近70岁时完全退休，身心都轻松下来，但时间很难排遣，尝到无事可做的苦味，每天都到住家附近的一个老人公园去聊天。这个小公园设有很多水泥塑造的石桌、石凳、石椅，供人下棋、玩纸牌、闲坐、聊天，大约每天午后都有上百人聚集在此。我是个新加入的插班生，认识的人很少，常常肯聚在一起“拉管儿、摆龙门阵”的不过一二十人而已。这些朋友当中有士官长退下来的，也有混到中校级别才退役的，但大家共同之处是都没念过几年书，和有着极为类似的坎坷人生历程。人人各有一套大道理或对时事的精辟见解，以及各有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高谈

阔论滔滔不绝，数说不尽！虽人声鼎沸、声嘶力竭，可惜传到外界的声音终似沙砾相撞般微弱，引不起别人的关注！因此触动我写作的欲望，同时也可借此消磨一些时间。

最近我又重读了《代马输卒手记》一书，作者张拓芜先生是一位有名诗人，很巧合，我与张拓芜同为1928年（民国十七年）6月生，同是没有高学历的行伍军人，但他到台湾以后成为诗人、作家，能在文坛成名，可见他对文学下过一番苦功夫。《代马输卒手记》大部分写他在军队里的生活经历，他当过炮兵连的下士副班长、文书上士与军中中文官。我也当过辎重汽车兵、盐警和陆军团里的文书上士以及中尉书记。同样的阶级、同样的职务，不过我们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和遭遇。张先生笔力深厚，文章写得生动感人。台湾女作家三毛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情生意动的书评意见，赞赏这本书“好看极了”！一时间，洛阳纸贵，竟使这本军人生活故事畅销宝岛。在迟了二十多年后，如今我才有胆写我自己和一些朋友的故事，当属后知后觉之作。

经过两岸开放三十余年后，好像以前很多禁忌的话现在也可以畅所欲言了。因此我于2012年冬重新校定书稿，并增补部分当年军中的经历见闻，充实内容，还原真相。

目 录

前 言

I

第一章 话从当兵说起 几度死里求生

要说，也从当兵说起吧	2
独立辎重汽车第十四营	3
东北盐警总队	6
志愿出差 押运冬装到营口	9
回程周折 旷野萧瑟 空村寂寂	13
夜宿甜水井 月色暗 风声紧 人瑟缩	17
胡家惊魂记 车倒 人倾 马翻	20
再访沟帮子 绕过双羊店 行军回锦州	21
葛师傅情深义厚 罗宋汤齿颊留香	23
出差当勤务 护送曹帮办到北平	25
请短假回乡探母病 火车宪兵放我一马	29
天津海光寺进陆军 团部书记室当上士	33
驻防通州 李荣相密云县短假探亲	35
部队开拔 卫军需开导话 铭记在心	39
刘安庄鱼腥虾臭 睡热炕下暖上凉	41
本团扩编为三一八师 溯河西上探葛沾	45

塘沽旧事 1948年短暂造访葛沽镇	46
天津失守有人开小差 塘沽撤退登上北盐轮	48
渤海湾风云变色 北盐号触礁惊魂	49
安抵青岛进退失据 灵山战役伤亡惨重	59
“赤脚”大夫土法医疮 劈石据险 山村救人	66
青岛撤退到基隆 误认琼岛是天堂	71
丁佩玉荣升营长 莱阳老乡称英雄	75
天涯海角风情雨意 蛇虫果蔬不识鲜奇	76
海南风风雨雨 回忆点点滴滴	79
为助女友持枪抢劫 海南岛老广殉情毙命	81
长坡——烟墩之行	85
水土不服英雄无力 兄弟相会宛如隔世	90
银元太重带不走 海口机场办移交	93
琼岛撤离不知归期 故乡亲人思念无尽	94

第二章 家世出身成长 故都旧事乡情

我出生成长的地方——闷葫芦罐（胡同）	96
闷葫芦罐的地理位置	98
闷葫芦罐人文凋敝	100
军阀、财阀之外 北京还有粪阀	102
从一段往事怀念父亲常玉峰公	103
祖传中医 重良心 轻财富 家境清贫	106
父亲常说的一段军中故事	108
我降生一年两个多月时曾遭劫难	111
幼年就读香山慈幼院二校	116

慈幼院五校设在我家附近——窦家坑	117
父亲送我到香山念书的那一天	117
曾在香山地区见过的文物和特产	118
沦陷期间的香山慈幼院二校	122
我曾参加熊希龄院长逝世追悼会	123
邻居种大哥是个好警察	125
闷葫芦罐里的赵柱子	130
闷葫芦罐里焊洋铁壶的老崔	137
忘不了北平那些拉洋车的爷们儿	138
北平的电车	146
天桥八大怪中的“大兵黄”	148
补漏如新手艺高——镔炉锅的	152
三丈高棚平地起——棚匠	153
横竹竖线遮窗门——织竹帘子的	154
串街敲鼓收旧货——打鼓儿的	155
阴丹士林大五幅——卖花洋布的	158
代马输卒自奋力——拉排子车的	159
千斤重物一肩扛——窝脖儿	161
千里长征我先行——拉骆驼的	161
敬德李逵赛张飞——煤黑子	162
白纸坊印刷局与北京印钞厂	163
在闷葫芦罐里成家立业	165

第三章 海峡两岸相望 家庭旧梦难圆

戒严体制下的生活	168
----------	-----

兄弟聚短离长	171
家父乘鹤归西	174
家庭支离破碎	182

第四章 兄长往事历历 明志传继家风

恩泽家族 感念良多 兄弟情深 聚少离多	184
运金之说 姑妄言之 大有公司 责任无限	186
同事相煎 遭受排挤 不是好来 不会好去	188
重读旧信 恍然一梦 善良宽厚 深感不值	189
染红不至于 信中表心声 祖国一样情	190
金德璋“外交部”探密 友联是大陆外围组织	191
常友石1965年曾秘密赴沙捞越工作一年	192
历经白色恐怖、警察骚扰与友联相关？	195

第五章 情义交织台湾 艰苦岁月谋生

1951年侧身踏入电影圈	202
大有多金开戏院 影剧生涯第一步	204
久华公司开张歇业 中山堂街边摆烟摊	206
写作、校对、记者与新闻界	209
我的朋友萧铜——《京华探访录》作者	212
台北京戏名伶胡少安	218
台北京戏名伶哈元章和梅葆玖第二次访台	220
《银河画报》《中外电影》和《影剧天地》	223
生活煎熬兼差多	224

捞过界 拍剧照 说相声 当演员	226
写过电视单元剧本 在台视八点档演出	228
代办友联“星马书报发行公司”图书采购	229
重回电影广告生涯	230
文华电影老板赵积德这个人	230
“中国育乐公司”与“中华影业公司”	233
万邦董事长上官业传为人正直	234
联亚公司兴衰史 怀念老东家吴骥	236
感念香港嘉禾制片公司周庆韶先生	238
筹组台北市电影戏剧宣传制作人联谊会	241
专制时代电影广告工作者的压力与痛苦	242
捐赠毕生搜集的电影资料	244
经营《大成报》黑白电影全版广告经验	245
台风吹到竹篱笆外——眷村生活	246
南机场的老郭	251
漂流过海的贾师长	256
老连长罗刚	275
真情难忘	288

第六章 重入香慈怀抱 纪念回顾英灵

北平香山慈幼院旅台校友会	292
熊毛彦文院长的二三事	293
青年作家蔡登山先生来访	300
吴振汉探询“毛院长日记”下落	301
怀念毛彦文院长与香慈校友会的往事	304

敬告编写《熊希龄年谱》的学者慎重定夺	311
北平香山慈幼院在台校友的“回家节”	312
北平香山慈幼院院史出版经过与意义	315
再说《北平香山慈幼院历史汇编》	318
雷洁琼先生与香山慈幼院	320

第七章 服务社会小区 守望相助真诚

永和智光里守望相助委员会	326
担任洪秀柱女士顾问	331
陈情信中阅读到的两则老兵故事	334
参加河北（平津）同乡会	337

第八章 八十感怀补述 两岸和平共赢

“台独”是一条死胡同	340
补述两位影视名人	341
盛竹如主演第一部电影预告片是我导演的	343
2010年迎春晚会说相声	344
办公室不可或缺的长辈	347
由“识正书简”所想到的	349

附 录 352

一、毛彦文院长致作者的信函	352
二、周汝昌先生为《北京土话》撰写推介文章 手稿影印件	355

三、常友石先生1950~1952年间的信件	356
四、常友石先生的履历表	370
五、常友石先生任《银河画报》督印人	371
六、乃麟作《读〈鼎沸沙鸣〉》抒怀	372
后 记	375
跋（常乃麟）	378

第一章

话从当兵说起 几度死里求生

要说，也从当兵说起吧

人若生不逢时，必定影响时运！

我出生那年，即1928年（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北京后，因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于6月28日更名为北平市，并设北平特别市，直隶国民政府。接着战乱来临。军阀割据，倭寇入侵，战火燎原，民不聊生。

中国军民坚持十四年抗战，赶走了日本鬼子，原想能过几年太平日子；但国共和谈破裂，不幸内战又起，再次把中国的老百姓卷入一场浩劫与灾难之中。

打仗需要兵源，于是国民政府开始征兵！中国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何况那时候战争频仍，死伤很重，所以没人愿意当兵。政府只好实行征兵政策，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开始全面抽壮丁，满18岁的男子都必须参加抽签，决定入伍时间的早晚序次。

那时候有钱人家可以花钱买壮丁代替从军。我家属于平民阶级，家境虽然穷苦，托天大幸，生活勉强过得去，不曾遭受大饥荒，父母还犯不上把自己的儿子当作壮丁卖。

征召新兵多数送进战斗部队，上前线当炮灰，伤亡几率偏高，老百姓普遍认为“当兵就是送死”。所以有人在抽签之前自找门路，先选

个后勤军事机关去当兵，在服役单位或部队请领一张《在营服役或任职证明》，寄交当地县市政府，就可不必参加抽签了。这样当兵总比在野战部队安全多了。于是我在1946年北平征兵抽签之前自动加入非战斗部队，以保安全。

独立辎重汽车第十四营

我大哥是军人，比我大11岁，他少年得志，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一四二师中校军需主任（注：按常友石先生履历表所记，1942年至1944年曾任国民党军队一四二师中校军需主任）。驻在北平的第五总监部有他的老同事，就托人介绍我进了独立辎重汽车第十四营汽车修理厂（简称“独汽十四营”）当了一名上等兵，时在1946年腊月。

一般汽车营都配属一个保养连，而独立汽车营保养单位叫“修理厂”，编制比较大，有厂（连）长少校、副厂长少校、技术员少校一人，上尉二人，副官中尉还有补给官等姓名已不复记忆。

独汽十四营成立之初，修理厂原设在北平东安市场后身儿、金鱼胡同里边第一条胡同（煤渣胡同）。这里原为中国大学工学院新建院址，可惜始终未曾开办，所以被军方征用，大约一个月后工厂就迁到宽街。宽街这条街实际上不宽，而且很短。西通鼓楼，东街口跟铁狮子胡同相对。厂里的大兵们闲着没事儿出营闲逛，上北海、景山最为近便。

1997年我返乡探亲，台湾旅行社介绍我预订宽街的一家宾馆，说是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四合院，经过整修后室内设施稍稍现代化。原来我对这个住处很感兴趣，也很期待回溯一下旧时生活环境；但是下飞机来到这家宾馆时，发现宽街变成单行道，进出都要绕道非常不便。街口大马路正在拓宽路面，整天暴土飞扬，让人感到不舒服。由于家人有意见，只好另在天



这张“东来顺饭庄”照片拍摄于1992年5月16日，地点在北京市东安市场北侧、金鱼胡同口。民国初年东来顺就开在这里，和吉祥戏院近在咫尺，独立辘重汽车第十四营修理厂旧址离此不远

桥找了一家宾馆落脚。

独汽十四营的军服符号为“永平”，故简称为“永平部队”。北平还有一个汽车第二十二团，符号为“思予”。

我们独汽十四营营部真像个“大衙门”，居然设在天安门里边的签押房。第一连设在北海东面的陟山门外。第二连的军车都停放在东皇城根和两边胡同里。第三连设在石驸马大街西头、南河沿的城墙脚下。我们修理工厂先设在煤渣胡同，后迁宽街。因此每周一早上，我们全营都集合在天安门内广场营部出操训练。

因汽车营任务在于运输，不在作战，武器装备极为有限。我们修理工厂只配备10支步枪，在出操时队伍里只有前头9名士兵持枪，另外一支必须留给工厂大门卫兵持用。

我们工厂要去天安门营部集合出操，队伍都要行经八面槽胡同和东华门大街等热闹地区，到了皇城根往南拐才能走到午门。大约在早晨6点出发，操练到9点回程。这些士兵不是开车司机就是修车师傅，一般的阿兵哥百分之八十都是北平市的少爷秧子，成分算是正经八百的杂牌军。

负责士兵训练的上尉副官王清华是警官转业，所以教导训练都有警察味道，他教唱的歌有几首是警歌改编的，其中有一首《中国新警察》，他改歌词唱成：“中国新军人天生胆气豪，有精神，有活力……”以及慢调的《满江红》等，由于阿兵哥唱歌有气无力、五音不全，前一首听起来像叫街，后一首简直像送殡，因此常会引起沿街路人的侧目。

独汽十四营没有什么功绩可言，但是这桩旧事非要提一提不可。

独汽十四营的装备是接收日军留下来的破旧车辆，包括“尼桑”“丰田”和六轮“尼司兹”，六轮尼司兹是柴油引擎，马力很强，日军常用来拖拉待修的战车。因为这批战利品都超逾了使用年限，老掉了牙，正如相声演员形容说：“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汽车开着开着，两个轮胎会一块儿掉下来，车子倒了，车轱辘还在街上滚！因此我们修理厂的生意可好着呢。

眼看这些老车子快到不堪使用的地步，很难达到执行运补任务的要求，因此独汽十四营遭逢被终结的命运。大约在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夏改编为装甲汽车营，归属陆军战车第三团（简称“战三团”）指挥，那时战三团有个营长就是蒋介石之子蒋纬国，团部驻在京南丰台基地。后来蒋纬国晋升为战车第一团团团长。

结果呢？我很荣幸地被“编余”了！“编余”就是部队改编剩下来的兵员，上边的人跟我说：“我们的庙太小，容不下你阁下，请你另寻高就！”

凭良心说，我很不喜欢驾驶和修车工作，更不喜欢东北沈阳兵工厂改装的装甲车。这种车子里边实在太闷热。1947年5月4日前后，北平学生